

野蔷薇

长篇纪实文学

赤布 著



中国盾出版社

野 薔 薇

赤 布 著

中国展望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飞天女将刘君湘奉国民党徐州剿总之命，到新海检查防务。她是共产党员，党要她以野蔷薇为代号，给地方党提供情报，保障北撤干部南下安全。

接头人程治因中敌美人计而叛变，疯狂追捕前来布置接头任务的武工队长王火龙。刘君湘当机立断击毙程治。但却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，接受审查。她负屈弯弓，结交了号称大天王的保安团长杨瑞花，获得并送出很多重要情报。

陈诚密令敌苏鲁肃反专员夏八方审查刘君湘，并送来王火龙与刘君湘的订婚照片。夏八方逮捕了刘君湘，并派假武工队劫走她。她识破敌人奸计，将假武工队全部歼灭。

地方上派刘珉前来接头。她是刘君湘的母亲，发报时被敌杀害。王火龙在秘密渡口架桥时牺牲。兄亡母丧，刘君湘力挽狂澜，将敌骗离渡口，使我近三万干部安全南下。……

野 薔 薇

赤 布 著

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)

江苏省盱眙县印刷厂 印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毫米1/32 印张11 字数242,000

1990年8月北京第一版

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5,000

ISBN7—5050—0881—1/K·42 定价,4.20元

序

刘爱芝

《野蔷薇》是一本革命纪实文学。主人公刘君湘确有其人，确有其事。一九八七年十月我在无锡搞调查时，就住在太湖边上，紧靠着江苏省革命残废军人疗养院（现改名江苏省荣军医院）——刘君湘同志生前疗养的地方。刘君湘同志的故事在无锡广为流传。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阅读了《野蔷薇》的书稿，并深深为刘君湘同志的事迹所感动。

刘君湘同志祖籍辽宁省丹东市，少年时代随父亲进关，住在南京。她很早就从事抗日救亡运动，并参加了共产党。后为逃避敌人追捕，到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当侦察兵。后又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，继续为我党工作。日寇投降后随部来到徐州“剿总”。一九四七年春天奉派来到新海，检查防务。党命令她乘机帮助地方党加强情报工作，保障苏北撤到山东的两万五千多名干部安全返回苏北。一九四〇年，她因协助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处决二十名军统特务，受到军统的切齿痛恨，千方百计对她进行审查。她来新海后，因紧急营救我方武工队长，枪杀叛徒，受到党的怀疑和审查。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她对党忠诚，沉着镇静，闯过一道道难关。她勇敢顽强，果断机智，英勇善战，巧妙周旋，出色完成了党交的任务。最后，丧心病狂的敌人将她逮捕，施用各种毒刑拷问摧残，她始终坚贞不屈，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革

命利益，舍身忘死的大无畏精神。在当前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中，刘君湘同志的事迹，是对广大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。

读完这本纪实文学，使我自然地回忆起过去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我们有多少无名英雄啊！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大书特书。可是在十年浩劫中，他们无一幸免，都蒙受了不白之冤。本书作者赤布同志一九七二年国庆节，愤然拿起笔，开始写作《野蔷薇》，为地下党同志鸣不平！这是值得支持的。

地下工作者的斗争是鲜为人知的，有的甚至永远是不解之谜。刘君湘同志的英雄事迹几乎也被历史所淹没。幸亏赤布（吕继仪）同志认真调查才弄清真相。这中间，作者所花费的精力是令人吃惊的。这除了他当年从事过地下工作、公安工作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外，更重要的是他对党的地下工作者具有极其深厚的革命感情。

《野蔷薇》是赤布同志的第一部传记性的作品。他在后来写的《枪口下的非凡经历——何基沣将军传》，一九八六年已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。那是一本很成功的长达四十四万多字的传记文学，受到读者一致好评。目前，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准备将其搬上银幕。这两部作品可算是姐妹篇。但《野蔷薇》更注意艺术性，更具有故事性，更引人入胜。因此，在此书出版之前，赤布同志已写了同名的电影文学剧本、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、八场大型歌剧剧本。歌剧已由江苏省歌剧院、福州部队空政文工团、甘肃省嘉峪关市文工团上演，反映颇佳。电视连续剧也在积极筹备拍摄中。

一九八八年元月于北京

注：刘爱芝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顾问，曾任《光明日报》副总编辑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风云突变接头人变狗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章 当机立断处决地头蛇…………… (40)
- 第三章 笑里藏刀敌人放暗箭…………… (91)
- 第四章 负屈弯弓虎头石送信…………… (123)
- 第五章 腹背受敌深夜挨黑枪…………… (165)
- 第六章 临危不乱一手拨千钧…………… (185)
- 第七章 天涯有路亲人无觅处…………… (229)
- 第八章 牺牲何惧奋力挽狂澜…………… (266)
- 第九章 兄亡母丧只身斗群魔…………… (296)
- 尾 声 出人意料女英雄复活…………… (330)
- 后 记 ……………… (334)
- 附录一 迎着烈日绽花蕾……………鄂允文 (337)
- 附录二 刘君湘在无锡……………吴 成 (340)

第一章

风云突变 接头人变狗

一

烟圈。一个圆圆的烟圈，在房间里慢慢地扩散着。第二个烟圈，穿过前边的烟圈，在稍远处扩散着。又一个烟圈，穿过前边的两个烟圈，在房间的顶部向四下扩散。烟圈，烟圈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不停地喷射着，扩散着，一个比一个大，一个比一个圆。

在烟圈的下面，在弥漫的烟雾中，有一个人仰靠在沙发上。她叫刘君湘，今年三十三岁，是一个东方式的美人。卷曲的黑发，蓬松秀丽；鸭蛋形的俊脸，白嫩红润；弯弯的乌眉，修长工整；长长的睫毛，细细上曲。她嘴唇薄薄，两腮清瘦，显得非常威严。她那对黑白分明、水灵灵的眼睛，专注，深沉，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家；她那涂着香脂，抹有口红的俊脸，表情丰富，又像一个现代戏剧的演员；她斜含着香烟，同时用纤细的手儿在熟练地写字，又像一个潇洒的诗人；她时而默默不语，目光凝滞，使人想起丹麦王子哈姆雷特；她时而愤愤拂袖，对空长叹，又使人想起楚国大夫屈原。

她身穿国民党黄呢军衣，配有一对上校领章。军用皮鞋闪闪发亮，蝴蝶结的带子十分别致。

她换了一个姿势，重又点上一支烟，继续喷着烟圈。她

透过烟雾，望着墙上的那幅古画《雪里梅花》。但目光并不专注，是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。她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军法处军法官，现时，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旬，作为徐州剿总特派员前来新海执行重要命令，被安顿在这个全市最豪华的东亚旅馆里。

脚步声声，楼板震响，茶房大声通报：“夏专员到！”随即，一个身穿国民党上校军装的人来到门前。此人名叫夏八方。他是一个反共专家，深得顾祝同的赏识，现为新海一带党政军特的总头目。他谦恭地问：“这位是刘特派员？”

她搓熄香烟，连忙抬起眼，微微点头，说：“小弟就是刘君湘。请问，……”

来者立正敬礼，大声说：“苏鲁肃反专员兼保安司令夏八方。”

刘君湘站起来，微笑着说：“久仰久仰。老兄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屡建奇功，令人敬佩，请坐请坐。”

一群军官，相继跨进室内。夏八方将他们一一介绍给刘君湘。他们是：四四九团团长肖熊，海州专区保安总队副司令王文甫，保安二团团长周法乾，保安一团团长刘瀛州，保安三团团长吴筱柴，还有水警队队长，税警队队长，盐警队队长，宪兵队队长，东海县保安团团和特工队队长。

夏八方不停地打量着刘君湘，心想：“人们说她是飞天女将，不知究竟如何？”

同时，刘君湘也在打量着夏八方。这人一帆风顺，满脸横肉，目光傲视，虽然谦恭有礼，但那笑容里却隐藏着蔑视的冷酷的嫉妒的恶意。

他们互望了一会。夏八方站直身子说：“徐州剿总来电说，刘特派员此行，负有重要使命。我们特来聆听您的训示。”

“诸位镇守新海，名扬天下，幸会幸会。”

“哈哈。”夏八方一阵长笑：“特派员是飞天女将，妇孺皆知。”

刘君湘微微一笑：“老兄谬夸，小弟愧甚！”刘君湘请大家入座饮茶，而后严肃地说：“鲁南战势日紧，我徐州剿总司令长官刘峙将军担心共军回窜苏北，故派小弟前来学习采访……”

四四九团团长沙熊雄牛般地挺着胸，狂妄地说：“何必杞人忧天？山东共军已面临绝境，哪能回窜苏北？”

这时，四四九团副团长陈轩和另外几个团长先后赶到。刘君湘招呼大家坐定，而后对肖熊说：“山东战势十分微妙……”

肖熊不以为意，赶忙抢过说：“鲁南会战半个月，陈毅部共军三折其二，计十六个旅，七个纵队，六个团。此外，共军地方基干部队及军区民兵净尽。”他清清喉咙，用稳健而得意的高音说：“回忆会战之初，陈诚总长曾预言，鲁南会战半个月可了。自会战开始到临沂收复，其所费时间，适如所言，哈哈哈哈哈。……”

不等肖熊说完，刘君湘就轻咳一声，打断了他。她说：“作为一个军官，必须正视现实。如果认为苏鲁共军大部被歼，那无异于否认太阳的存在。报纸可以这样宣传，但我们却不能真的相信。”刹时，全屋肃静，军官们呆呆地望着她出神。她稍为平静一些，又缓声说：“恕我冒昧，给诸位讲一点真实情况。据确实调查，自去年春天到今年二月，国军在苏北和鲁南，并没有歼灭过共军一个整师或一个整纵队。苏中七仗，涟水，宿北大战，共军死伤虽大，但补充的兵力更多。他们士气旺盛，战斗力日强。如果认为他们已无力再

战，和不能回窜苏北，我们可以高枕无忧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”

全屋更静，敢言国军弊端的人，一定大有来头。刘君湘直言不讳，使他们大为震惊。刘君湘又说：“共军进入鲁南沂蒙山区以后就无影无踪。我军千方百计尾随追击，但处处扑空。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，他们悄悄集中兵力，决战莱芜，使我军遭致重大伤亡……”

“报上说，那是胜仗。”肖熊嘟囔了几声，指指桌上的《中央日报》。

刘君湘摇摇头：“我们是军人，是在打仗，不是看戏，不是下棋，也不是搞纸笔游戏。为了让各位更清楚一些，以便切实加强新海防务，我请各位看看这份材料。”她取出一张纸片，冷冷地读道：

“此役失败甚惨，我军共损失一个军、一个整编师，一个新编师，共约六万多人。将级军官除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炼成、新编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锋两人逃脱外，其余的不是殉国就是被活捉。副司令官李仙洲受伤后被活捉。在前方指挥所工作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处长陶富业、七十三军军长韩睿、副军长李瑛、十五师师长杨明被活捉。一三九师师长萧重光、十五师副师长陈亚雄受伤后被活捉。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阵亡。整编四十六师副师长陈炯、副师长兼整编旅旅长海竞强，整编旅旅长甘成城，整编旅代旅长曹威均被活捉。”

肖熊失态地抓过纸片，茫然地望着吃惊的大家，皱起眉头，张着长满黑牙的血红的嘴巴。

刘君湘从皮包中拿出公文，交给夏八方。满脸傲气的夏八方刚看完第一行，就大惊失色地叫起来：“什么，你是来彻查我军在安峰山合击中的漏……漏……漏……洞？”

刘君湘庄重地点点头，严厉地望着他。他一怔，不再吭声，连忙又看下去。他看完后，十分迷糊地说：“安峰山合击，我军获得大胜，哪有什么漏洞？从山东南下的共军苏北干部，二月二十日，在安峰山地区受到我军二十八师的合击，被斩俘二千多人……”

“我以两个整编师的兵力，袭击五千名徒手的共军地方干部，完全应该一网打尽；结果却让他们大部份突围而去。这是什么原因？”刘君湘一语中的。夏八方张口结舌，回不出话来。

四四九团副团长陈轩代为回答，他说：“我看主要原因是共军诡计多端，又得到老百姓的保护。”

刘君湘望望陈轩，这个四十多岁的军官，长得却象老年教师，温文尔雅，彬彬有礼。他天生一副白净的面孔，好像一出世就专受别人欺侮似的。她不想让他难堪，便宽厚地点点头：“这只是共同的原因，我要调查的，是这次合击战果不佳的特殊原因。譬如，有没有人私通共军？有没有人明捕暗放？”

肖熊和陈轩相互望了一眼，两个人的目光中都流露出紧张的神色。安峰山合击没有全歼共军过路干部，不能说没有漏洞，应该怎样对付刘君湘的调查？各人都低头看脚，默默地盘算着自己的心思。

夏八方忍不住胸中的恐惧，因为他指挥不当，新海驻军五十七师出动太迟，后虽追到铁路以北，但共军已大部分脱逃。后来，为了虚报战果，他们又杀了很多老百姓，硬说他们是共军干部。他希望刘君湘草草收场，便改变了骄傲的态度，换上谦恭的表情，假意奉承说：“刘特派员明察秋毫，豁达大度，政声甚佳，我们无限敬佩。这次刘长官亲来新海，

对我们一定会大有教益。我们大家一定要如实报告，省得刘特派员过份烦神。”他转向刘君湘，笑笑说：“特派员重任在肩，不必为此区区小事花费过多精力。明天，我先陪你到花果山去玩玩，后天去连云港看看海景和日出……”

刘君湘站起身，轻轻地踱到桌边，庄重地说：“苏北是南京的门户，陇海铁路是国府的屏障。历史上的中原争霸，都在这平原地区；南北构兵，得中州则可北窥燕云。失中原则无险可守，将不得不退守江南，偏安一隅。我顾墨三将军、薛旧陵将军先后驻节铜山，坐镇一方，暂以全力控制此交通要道。共军志在确保华北割据，进而窥视江南，陇海之战略价值，固时在其必取之念中。共军北撤干部急于南下，是我们心腹大患。如果我们辜负蒋公之希望，将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陈轩的神情突然紧张：“我们处处提防呀。……”肖熊转过去，向陈轩偷偷地做了一个鬼脸，意思是她的话是耸人听闻。

陈轩却避开肖熊的目光，恭恭敬敬地望着刘君湘，并情不自禁地点点头。

在座的军官个个肃然。他们被刘君湘的宏论所折服，是的，陇海的战略价值是不能低估的，让共军重返苏北，将直接威胁南京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“诸位，”刘君湘提高声音说：“精诚团结，堵死共军苏鲁交通线，绝不让共军回窜苏北，以确保国府安宁，是我们新海驻军的天职。希各位从严检查一下原因，分别写出书面报告，并于三天内送来。君湘向以诚恳待人，务望各位共勉。”

夏八方第一个站起来，淡淡地打声招呼，走出去。他不大服输，这个年轻的女人怎能比他更神气。

最后一个离去的是陈轩，他默默地望着刘君湘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，而后立正，转身，端端正正地迈着步，规规矩矩地走下楼。

众人退出，刘君湘送到门外，手扶栏杆俯视院中。这时，一阵冷风吹过，屋檐下发出撕心的嘶鸣，使人觉得无限凄凉。春寒料峭，冷气袭人，刘君湘伸伸腰，连连打出几拳，又很快回到屋里。

二

刘君湘默立桌边，凝视墙上的《雪里红梅》。那是一幅绣品，白底、绿叶、红花。梅花古老苍劲，傲风斗雪。这是她母亲刘珉的作品。十多年来，她一直带在身边。这幅绣品，她看过不止上千遍，每次端详，每次凝视，都使她有新的发现，新的联想。画面上的红花，有时幻化为鲜血，鲜血洒在雪白的山地上，她好像听到爸爸临终前的呼喊。枝干有时幻化为万里长城，逶迤伸展，她好像站立在山海关下，望着进关逃难的人流……

刘君湘原名李小平，东北安东（现名丹东——作者注）人。安安市近傍鸭绿江，背倚镇江山。她家住在城里一条僻静的巷子里，门前挂个招牌，上写“中医李德钧诊所”。她家前屋是爸爸给人看病和拿药的地方，后屋是他们的卧室。

她小时长得不很漂亮，前额突出，两眼凹进，爸爸常说，她像苏小妹。她问苏小妹是什么人？爸爸说，是古代的才女，出口成章。她很高兴，于是也发奋读书。她天资极好，常常使私塾老师惊得目瞪口呆。她十五岁时，已经“满腹经纶”。有一次，她爸爸的朋友张老板让她填一副对联，上句

”是，“好男儿志在千里”。她马上写下：“奇女子力排万难。张老板一惊，又写上：“鸭绿江边祝一衣带水友谊常在。”她略一思忖，奋笔写下：“镇江山上忆甲午风云国恨难消。”张老板大惊：“神童，才女！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过了一会，张老板又写下一句，“睡狮不醒，如之奈何？”她抓笔疾书：“神州振奋，自有群雄！”张老板拉她到身边，仔细端详了一会就对她爸爸说：“这是普罗列塔利亚的子孙。从她身上，我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！”

她爸爸也大为震惊，问：“你看了些什么书？”

她笑笑：“我偷看了你的新书！列宁的，斯大林的，孙中山的，李大钊的，毛泽东的，还有……”

原来，她爸爸是共产党员，那个张老板就是党委会的领导人。他们相对而笑，她爸爸一下子把她举到空中。

有一天，几个共产党员在她家开会。突然闯进一群特务，将开会人全部逮捕。半年后，他们都被判处死刑，将要解往省城——沈阳去执行。李小平得到这个消息，为了解救自己的亲人，一个人冒着风雪，按照她爸爸留下的地址，悄悄地去寻找游击队。游击队在荒山上设下埋伏，当押解政治犯的反动军警到达时，双方进行了搏斗。这时，另一支游击队也急忙赶到，帮助他们打败了反动军警，解救了李德钧等政治犯。

可是，在搏斗中，李小平被敌人摔下山头，跌下山涧。半夜里，她在冷雪中苏醒过来，浑身麻木痛疼，不能动弹。第二天，老猎人赵大爷经过这里，把她背回家中。

李小平在赵大爷的医治和护理下，三个月后恢复了健康。此后，赵大爷天天教她打枪，想让她成为一个好猎手。一天复一天，一年复一年，李小平的枪法，箭法，刀法都有

惊人的成就。她能一枪击中双鸟，枪枪击中兽头，独自打散狼群。

有一天，她追赶一只负伤的狼，进入一座密林，碰到两个持枪的士兵，被带进一个很大的山洞。那里住着一支游击队。她认出游击队副队长就是她的爸爸李德钧。于是她参加了游击队。

一九三三年秋天，中共满州省委交给李德钧一个任务：进关寻找东北军一个名叫常汉三的团长，请常团长回师东北参加人民抗日武装。李德钧随即带领李小平，夹在逃难的人群中，匆匆进关。

他们走到锦州西边，不幸碰到日寇飞机大轰炸。十六架日本飞机，飞临上空，向人群狂轰猛炸。很多人当场死亡，活着的人惊散了，慌慌忙忙向四处逃去。

青年学生冯冬生沿着大路向前飞奔。日本飞机同时沿着大路轰炸扫射。李德钧见状，急忙追上他，把他猛的捺倒在地，又伏在他的身上。敌机轰炸以后，冯冬生得救了，但李德钧却受了致命的重伤。李小平不顾一切，拼命地向她爸爸奔去，大声哭叫：“爸……爸……爸！”

李德钧艰难地睁开眼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血……血……手……帕……去……找……常……汉……三……”他的话没说完，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冯冬生的爸爸冯仲耶教授赶来，抱着恩人的尸体，大声痛哭：“老弟！你舍命救了我的儿子，连姓名都未留下。”

他从地上扶起李小平，问了他家的情况，而后诚恳地说：“小平，我是大学的教授，还有点积蓄，你要我帮助什么？”

李小平坚决地摇摇头。

“常汉三是什么人？他在哪里？你找他干什么？”冯教授详细地问。

“他是团长，我从未见过他。”李小平叹了一口气。想到很难完成党交给的重任，又忍不住地哭了起来。

冯教授咬紧嘴唇，急速地思考一会，就笔直地跪到恩人的尸体边，大声说：“德钧老弟！你就是我的亲弟兄！从今以后，我一定把小平当亲闺女看待，信誓之诚，有如皎日。”

“爸爸！”李小平咄通一声跪在冯仲邨教授的面前，磕了一个响头，又膝行到冯伯母刘珉的面前，叫了一声：“妈妈！”就扑倒在刘珉的怀里。

敌机飞来，在他们身边又丢下六枚炸弹。在浓浓的硝烟中，冯仲邨教授从容地站了起来，果断地说：“小平，今后，你改名叫冯梅生，我们全家四口人，一块去找常汉三！”

炸弹还在响着，硝烟烈火正浓，李小平举着半块血手帕，凄凉地呼叫：“爸爸，爸爸，国仇家恨，我一定要报！”……

李小平改名冯梅生，随着义父冯教授，离开了白山黑水，跨进了万里长城，从天津到北平，又到保定，从保定到济南，又到武汉，再从武汉到西安，重返徐州。整整半年，到处打听常汉三，到处不见常汉三。最后他们来到南京，住在宁海路上的一座小院里。这所小院是冯教授的表弟蔡旅长的私人住宅，蔡旅长在陆军任职，家属随军，住所无人，正好由冯教授代为照看。不久，冯教授到金陵女大代课，冯冬生考进中央大学，冯梅生先入龙蟠里临时中学，后来也考入中央大学。这时，全国救亡运动蓬勃展开，他们全家也投入了救亡运动，冯冬生和冯梅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有一天，冯冬生正在鼓楼广场上宣传抗日救国，一个反动警察向他扑来，并扭住了他的双臂。这时，“叭”的一声，一颗石子击中那个反动警察的眼睛。那个反动警察惨叫一声，双手捂住眼睛，蹲了下去。

冯冬生刚跑几步，第二个反动警察又抓住了他。“叭”又一颗石子飞来，第二个反动警察被击中右眼，惨叫一声，双手捂眼，蹲了下去。

一个反动警官骑马赶到，大叫：“楼上，那个穿红衣服的丫头！”人们举目望去，楼顶上站着一个二十来岁的红衣女郎，她一身猎户打扮，手持弹弓，十分轻松地望着下边的人群。她就是冯梅生。

反动军官高叫：“抓住她，抓……”话犹未了，他哎呀一声，栽下马来，双手捂眼，鲜血从指缝里流了出来。

“哥哥快逃！”冯梅生大叫一声，冯冬生飞快逃走。反动警察开枪，向楼上扑来。冯梅生又射出两个石子，击中前面的两个反动警察，然后跳下楼顶，沿下边平台飞奔，一转眼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……

第二天，全城都在通缉打猎女孩的时候，冯梅生却安然地坐在自己的小楼上分发传单。她默读传单的内容，更加敬重哥哥冯冬生，多么深远的眼光，多么精辟的分析，多么流畅的语言，这些启人肺腑的道理，这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号召，真是少见得很。比起他，自己还很幼稚。多好的哥哥，多好的亲人，多好的那个……冯梅生的脸，刷地变得通红。

有一次冯冬生的头被反动警察打破了，藏在燕子矶的石洞里。梅生终于找到了他，替他包扎伤口，并日日夜夜地照顾他。

还有一次，冬生出去散发传单，被警察围困在清凉山